

左文襄公書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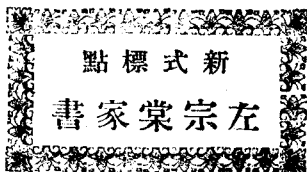


文禁



中華民國廿三年一月四版

全書一册定價大洋六角



發	印	標	原
行	刷	點	著
者	者	者	者
新	新	何	左
文	文	友	宗
化	化		棠
書	書		
社	社		

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中市 新文化書社

分發行所

本外埠各大書局

## 序

先太傅家書若干首，戊己之間，栞修全集，鈔錄成帙，擬別梓行；嗣仲氏叔氏喪後，孝同奔走四方，忽復二十餘年，家居日少。逮辛亥變亂，全集版片，存於湘祠者，損毀頗多；今年春歸湘，將版補鑄，全集幸完。所鈔家書，亦檢出攜來海上。其中訓諭，雖家常瑣事，而籌兵籌餉，以及用人行政，獨爲其難；有章奏書札所未盡，可相印證者。孝同每展讀，三復流涕，手澤猶新，如聞警歎！爰亟排印，垂示子孫，用志永慕。

庚申，冬月，不肖孝同述。

## 左宗棠家書

致霖兒

(正月二十七夜四鼓季父字)

久不作篆，偶爲霖兒書千文仿本五紙寄去，須玩其用筆之意，以濃墨臨之。

字飄霖兒知之：閱爾所寫請安帖子，字畫尙好，心中歡喜。爾近來讀小學否？小學一書，是聖賢教人作人的樣子；耐讀一句，須要曉得一句的解，曉得解，就要照樣做。古人說：事父母，事君上，事兄長，待昆弟朋友夫婦之道；以及灑掃，應對，進退，喫飯，穿衣，均有現成的好榜樣。口裏讀著者一句，心裏就想著者一句；又看自己能照者樣做否？能如古人，就是好人；不能，就不好，就要改，方是會讀書，將來可成就一個好子弟。心裏就歡喜者，就是爾能聽我教，就是的孝。早眠，早起；讀書要眼到，——一筆一畫莫看錯——口到——一字莫含糊——心到；——一字莫放過——寫字，——要端身正坐要懸大腕大指節要凸起五指爪均要用勁要愛惜筆墨紙——溫書，要遍數想解，讀生書要細心聽解。走路，喫飯，穿衣，說話，均要學好樣——也有古人的樣子也有今人的樣子煉好的就學——此紙可粘學堂牆壁，日看一遍。廿三夜四鼓。癸叟姪覽之；郭意翁來，詢悉二十四日嘉禮告成，凡百順吉，我爲欣然；爾今已冠且授室矣，常立志學作好人，苦心讀書，以荷世業。吾與爾父漸老矣，爾於諸子中年稍長，姿性近於善良；故我之望爾成立尤切，爲家門計，亦所以爲爾計也。爾其敬聽之！讀書非爲科名計，然非科名不能自養，則其爲科名而讀書，亦人情也；但既讀聖賢書，必先求職字；所爲職字者，非僅如近世「漢

學」云云也。識得一字卽行一字，方是善學；終日讀書而所行不逮一鄙農野夫，乃能言之鸚鵡耳！縱能撥巍科躋通顯，於世何益？於家何益？非惟無益，且有害也！馮鈍吟云：「子弟得一文人，不如得一長者；得一貴仕，不如得一良農。」文人得一時之浮名，長者培數世之元氣；貴仕不及三世，良農可及百年。務實學之君子，必敦實行，此等字識得數個足矣。科名亦有定數，能文章者得之，不能文章者亦得之；有道德者得之，無行誼者亦得之。均可得也，則盍期蓄道德而能文章乎？此志當立。爾氣質頗近於溫良，此可愛也；然丈夫事業，非剛莫濟。所謂剛者，非氣矜之謂，色厲之謂；任人所不能任，爲人所不能爲，忍人所不能忍，志向一定，併力赴之，無少夾雜，無稍游移，必有所就。以柔德而成者，吾見罕矣！盍勉諸！家世寒素，科名不過鄉舉，生產不及一頃；故子弟多樸拙之風，少華靡佻達之習，世澤之賴以稍存者此也。近頗連婣官族，數年以後，所往來者，恐多貴遊氣習；子弟脚跟不定，往往欣厭失所，外誘乘之矣。惟能真讀書，則趨向正，識力定，可無憂耳！盍慎諸！一國有一國之習氣，一鄉有一鄉之習氣，一家有一家之習氣；有可法者，有足爲戒者，心識其是非而去其疵以成其醇，則爲一國一鄉之善士，一家不可少之人矣。家庭之間，以利順爲貴；嚴急煩細者，肅殺之氣，非長養氣也。和而有節，順而不失其貞，其庶乎？用財有道，自奉甯過於儉，待人甯過於厚。尋常酬應，則酌於岐報可也。濟人之道：先其親者，後其疏者；先其急者，次其緩者。待工作力役之人，宜從厚償其勞，憫其疲也；廣惠之道，亦遠怨之道也。人生讀書，得力祇有數年；十六以前，知識未開；二十五六以後，人事漸雜；此數年中放過則無成矣。勉之！新婦名家子，性行之淑可知。妃

匹之際，愛之如兄弟，而敬之如賓；聯之以情，接之以禮，長久之道也。始之以狎暱者，其未必賤；待之以傲慢者，其交不固。知義與順之理，得肅與誰之意，室家之福永矣。婦女之志向習氣，皆隨其夫爲轉移；所謂「一牀無兩人」也。身出於正而後能教之以正，此正可自驗其得失，毋遽以相責也。孟子曰：「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。」胡雲閣先生，乃吾父執友，曾共麓山研席數年，詠芝與吾齊年生，相好者二十餘年。吾之立身行事，詠老知之最詳，其重我非它人比也。爾今壻其妹，仍不可當鈞敵之禮；無論年長以倍，且兩世朋舊之分，重於媼姪也。尊之曰先生，可矣。爾婚時，吾未在家；日間文書紛至，不及作字，暇間爲此寄爾。自壻於古人教子之義，不知爾亦謂然否？如以爲然，或所見各別，可一疏陳之，以覘所詣也。

致孝威（庚申正月三十日）

孝威，寬，知之：我於廿八日開船，最夜泊三汶磯；廿九日泊湘陰縣城外，三十日即過湖抵岳州。南風甚正，舟行順速，可毋念也！我此次北行，非其素志；爾等雖小，當亦略知一二。世局如何，家事如何，均不必爲爾等言之；惟刻難忘者，爾等近年讀書無甚進境，氣質尚未變化，恐日復一日，將求爲尋常子弟不可得，空負我一片期望之心耳。夜間思及，輒不成眠，今復爲爾等言之：——爾等能領受與否則我不能強之然固不能已於言也。——讀書要目到口到心到；爾讀書不看清字畫偏旁，不辨明句讀，不記清首尾，是目不到也；喉舌唇牙齒五音，並不清晰伶俐，裝籠含糊，聽不明白；或多幾字，或少幾字，祇圖混過，就是口不到也；經傳精義奧旨，初學固不能通；至於大略粗解，原易明白。稍自

使心體會，一字求一字下落，一句求一句道理，一事求一事原委；虛字審其神氣，實字測其義理，自然漸有所悟。一時思索不得，即請先生解說；一時尚未融釋，即將上下文或別章別節義理相近者反復推尋，務期了然於心，了然於口，始可放手。總要將此心運在字裏行間，時復思繹乃爲心到；今爾等讀書總是混過日子，身在案前，耳目不知用到何處，心中胡思亂想，全無收斂歸著之時，悠悠忽忽，日復一日。好似讀書是答應人家工夫，是欺哄人家掩飾人家耳目的勾當；昨日所不知不能者，今日仍是不能，去年所不知不能者，今年仍是不能。孝威今年十五，孝寬今年十四，轉眼就長大成人矣；從前所知所能者，究竟能比鄉村子弟之佳者否，試自忖之。讀書作文，先要立志；想古來聖賢豪傑，是我者，般年紀時，是何氣象？是何學問？是何才幹？我現在那一件可以比他？想父母命我讀書，延師訓課，是何志願？是何意思？我那一件可以對父母？看同時一輩人，父母常背後誇贊者，是何好樣？斥謔者，是何壞樣？好樣要學，壞樣斷不可學。心中要想個明白，立定主意，念念要學好，事事要學好；自己壞樣，一概猛省猛改，斷不許少有回護。斷不可因循苟且，務期與古時聖賢豪傑少小時志氣一般，方可盡父母之心，免被他人恥笑！志患不立，尤患不堅；偶然聽一段好話，聽一件好事，亦知歆動羨慕，當時亦說我要與他一樣；不過幾日幾時，此念就不知如何銷歇去了。此是爾志不堅，還由不能立志之故；如果一心向上，有何事業不能做成？陶桓公有云：『大禹惜寸陰，吾輩當惜分陰。』古人用心之勤如此。韓文公云：『業精於勤而荒於嬉。』凡事皆然，不僅讀書，而讀書更要勤苦。何也？百工技藝，及醫學農學，均是一件事，道理尚易通曉；至吾儒讀書，天地民物，莫非己任。

宇宙古今事理，均細融澈於心，然後施爲有本。人生讀書之日，最是難得；爾等有成與否，就在此數年上見分曉。若仍如從前悠悠過日，再數年依然故我，還能冒讀書名色充讀書人否？思之！思之！孝威氣質輕浮，心思不能沈下；年踰成童，而童未化，視，聽，言，動。無非一種輕揚浮躁之氣；屢經諭責，毫不知改。孝寬氣質昏惰，外蕻內傲，又貪嬉戲，毫無一點好處；開卷便昏昏欲睡，全不提醒振作，一至偷閒頑耍，便覺分外精神。年已十四，而詩文不知何物，字畫又醜劣不堪；見了好處，不知自愧；真不知將來作何等人物！我在家時常訓督，未見梭改；今我出門，想起爾等玩鈍不成材料光景，心中片刻不能放下。爾等如有人心，想爾父此段苦心，亦知自愧自恨，求痛改前非以慰我否？親朋中子弟佳者頗少，我不在家，爾等在塾讀書，不必應酬交接；「外受傳訓，入奉母儀」可也。讀書用功，最要專一無間斷。今年以我北行之故，親朋子姪來家送我，先生又以送考耽誤工課；聞二月初三四始能上館，所謂「一年之計在於春」者，又去月餘矣！若夏秋有科考，則忙忙碌碌，又過一年，如何是好？今特諭爾：自二月初一日起，將每日工課，按月各寫一小本寄京一次，便我查閱；如先生是日未在館，亦即注明，使我知之。屋前街道，屋後菜園，不准擅出行走；如奉母命外出，亦須速出速歸。「出必告，反必面。」斷不可任意往來！同學之友，如果誠實發憤，無妄言妄動，固宜引爲同類；倘或不然，則同齋割席，勿與親暱爲要！家中書籍，勿輕易借人，恐有損失！如必須借看者，每借去，則黏一條於書架，注明某日某人借去某書，以便隨時向取。

致孝威

（二月廿四日）



孝威知之。卅日過湖，曾一信寄回，想已接閱。自二月初一入荊河口，至廿四日始抵荊州；五百餘里，竟行兼旬之久，實苦遲滯。今日已雇小車八輛，轎二乘，馬兩匹，向襄陽前去；大約須閏月初始抵郡也。爾在家，須用心讀書，斷不可如從前悠悠，是所切囑！大一歲，須立一歲志氣，長一歲學問；勿貽我憂！餘俱詳前諭，不多及也。

致霖兒 (四月初三日宿松大營)

霖兒知之：滌翁處專人回湘——卅日由宿松起程大約十四五日可到省——曾寄高麗參，燕窩，阿膠……等物與爾，未知已到否？爾近來病已全愈否？客中間爾病，憂思頗切；自得初八日家書後，尙未接續稟。入夏後光景何如？爾體質頗弱，藥餅調理，固不可少；然安心靜養，尤其所急。日間隨意寫字看書，不必久坐久讀也。我於旬日內外，由宿松出江，買棹西還；大約端節後方可抵家。金陵官軍各營，於閏月十六日敗潰，大局頓壞。時事日非，殊堪悲歎！歸後仍須鄉居爲避世計，可告汝母知之！

致霖兒 (廿九日辰刻)

我於廿日由宿松啓行，廿七日舟泊岳州，見阻風南津港；候北風發二三日，卽抵家也。過鄂時，適接爾十一日信，言病狀頗詳；我心稍稍放下。詠老贈人蓑陳阿膠與爾，意厚可感耳！

致孝威 (九月初四日營門營次)

孝威覽之：啓行後廿六日抵章門，遂聞接滌帥信，甯國府於十二日失守；滌帥方遣李次青觀察率所部平江勇三千赴徽郡防守，正值張副憲——芾——內召，因欠餉軍潰，賊遂

漸窺嶺防。次青抵徽甫數日，分所部兩營防叢山，賊至敗走；滁所派援之兵亦敗。廿五日，徽郡遂失，次青未知存亡。徽城大而陋，儲糧既乏，百務均未備；次青所部僅二千五百人，入城同守。滁翁派援之鮑軍門一軍，又未到，兵單地險，賊多援緩，此城之失，固在意中。惟自此江西兵事日棘，滁翁在祁門，崎嶇險阻，地逼勢孤，亦殊可危！安慶獲賊偽文，知逆首陳玉成有分兩路上行之說；一擾皖北，一擾江西。我當率所部五千餘人，由安仁樂平扼整肅，以固江西門戶而通祁門之氣。特慮賊蹤速至，整源不可得到耳！楚軍自省至江西，沿途整肅，言者謂爲向來未有；衆而能整，或可一戰。然賊勢浩大，時局至艱，未知攸濟。燕都夷患逼近，徵調川楚勇丁赴援，尤時事之大可憂者！我既挺身任事，亦不敢有所推諉；竭吾心力所能到者爲之而已。爾身體尙未復元，凡百宜知保愛，毋貽我憂。爾母前有攜爾往外之說，未知果否？讀書亦可養身，只要有恆無間，不在功課之多；萬方多難，吾不能爲一身一家之計。爾年幼弱，諸弟更小，須一切稟母命行之！所有讀書做人爲終身之計者。吾曾爲爾言之；時記我言，免我憂慮爲要！

致霖兒

（十月廿三日景德鎮行營）

霖兒知之：接兩次家書，均未及復；軍事甚煩，又未開仗，亦無可言者。皖南賊衆且悍，滁帥居祁門，未爲得地。今羣賊環伺，應接不暇；所恃者，鮑張兩軍，及我部五千餘而已。現發老湘桂勇及右營六營截剿安仁竄匪；——卽由粵楚邊界竄入江西者——賊已聞風遠竄，已飭星速追剿。如前途有兵遏截，可期悉數殲除。惟皖境賊氛日逼，當速那屯溪扼之。是處介甯徽郡之間，相距各四五十里，爲休歛之賊所必爭，到此當有數大惡仗，

惟當慎以圖之。自抵樂平後，大明軍令，革一營官戴國泰，三什長，斬一勇一夫，責革吸煙勇丁三十餘名，軍事日有起色；如果餉需無缺，專心兵事，當有可觀。江西百姓，喜其毫無擾累，惟索餉則頻頻不應，無如之何！如東征釐餉，可月得三萬五千兩，專濟我軍；——已向郭憲城詢之——則當請於滌席，以此濟我之困，免得仰面求人耳。王興多病不耐勞，李貴亦然，故俱棄之；凡營中革逐之人，不得其意以去，到省後必造作一番謠言，可置之不聽。爾在家，以養身讀書爲事，一切均經諄諄訓誡，勿貽我憂！英人事已於九月十二三互換和約，聞變輿返宮，根本幸尙無恙。然屢甚矣！東南賊勢，盡聚皖南，只看數月內有轉機否？江，浙，皖，軍事均不堪問，以無將之故；滌公處人才亦乏，調蕪泉不來，——旨不允——子春亦爲駱中丞帶去，只一魏賀齋可調，我曾請之滌公，滌恐南中不肯令其來也。李金陽之爲人，我所深悉；然求之汀皖，尙少有及其勇者；此子留之湘中，無人駕馭，終必爲患，故我意調之。王永章，周達武，陳品南，已請之滌公矣。滌公於我極親信，毫無間言，惟才略太欠，自入窮鄉，恐終非戡亂之人。我此去要盡平生之心，轟烈做一，未知能遂其志否？家中用度及延師之費，每年由營中付二百金歸，省蓄用之足矣。此外斷不准多用，斷不能多寄，致損吾介節。劉王諸兄，見我寒苦，以四百金存我家中，我不知也；可以二百金劃存家中，以二百金請吳翔崗代製好劈山，切勿用動爲要！——且等

我下次信到再說——明日大隊拔向婺源，我自率親兵二百。先到祁門一行；再由祁赴婺源，會師進屯溪。爾母體氣何如？念念！少雲處，忙中未及致書，可卽以此示之！

致阿霖

(十一月初九日)

阿霖知之：前月十七日，得安仁警報，即派六營截剿，得獲大勝，賊竄入德興；又發四營迎擊，一戰遂克復縣城，賊竄婺源。我兵追到，一戰即鼠竄柘界，共斃賊五六千，解散數千，拔出男婦數百，而我軍僅一弁帶傷——後物故——又兩勇陣亡而已。此次軍甫試戰事，而十日之間連獲三捷克兩城，未亡一卒，則訓練之效也。將士勇氣百倍，若慎以用之，當尙有數好仗可打。昨夜得滌翁密械，建德失守，普鎮敗退；——勢逼饒景——我已前調梅村石泉諸軍，速回景鎮，——諸軍克捷後尙留於彼以資鎮壓——明日可到。聞北信後，又加調老湘桂營二千人併來，約十二日可到。諸營到齊，當可穩打。此賊是僞忠王李壽成，人數實有四五萬之多，頗稱兇悍；——從蘇州而來楊厚菴曾於南陵途次親見之——且與諸友察看機勢圖之。江西無一枝好兵相助，各處有急，則咨請速援，而月餉則吝不之與，實爲可惜！——暫尙未大欠然新軍必須如期發數月乃可欠也——浙撫奏我督辦浙中軍務，——答應四萬一月餉——旨意詢滌帥，徵甯可少此軍，則令赴浙；滌必不放棄我，我亦不肯背滌也。家下事，我無心問及；一切有爾母在，謹聽教誡，毋貽我憂！

致霖兒（臘月十一夜三更）

字諭霖兒知之：前兩次械示，德興婺源諸捷，及守景德鎮浮梁城擊退大股逆賊諸捷，想可得覽？諸賊方翕聚江皖之交，與滌公及我爲難；年內尙有大仗開，將士心志漸孚，當尙可用，可告爾毋放心！吳翔崗代我造劈山廿桿，曾以公牘私函至之，由若農觀察轉遞；爾接此信，可攜銀二百兩送去，親交翔崗。千萬！千萬！袁升家信來，需銀甚急；渠請付銀六兩，交其弟袁明，爾可令何三叫袁明來家付之。何三在家當差甚苦，我曾諾以每月三

金，不可失信，爾可告汝母照給之！此項及熱發袁升薪，均應在營中賬目上支取，俟後有便，再寄歸也。多隆阿部統，及李希菴廉訪，在皖北打大勝仗；四眼狗求救於皖南諸逆首，或者皖南之賊，此後尙易打。然石逆餘黨，又從湖南竄入江西，悍而且衆，又是楚軍之累耳！成軍以出，忽忽半載，功業未建，轉瞬又逼殘年，思之愧憤！幸體氣較在家時尙健，可勉力支持。楊石泉因葬親故暫辭歸，贈以二百金，固卻不受，只取四十兩作盤費；其在軍勞不言功，性情恬淡，尤爲可敬。克菴勤懇，梅村沈毅，真君子也！梅村已保臬司銜，克菴保知縣知州銜，石泉保知縣同知銜花翎，然均不樂受，卽此已非他營所能有矣！雲處，忙時不及作信，可以此視之！

#### 致孝威 (辛酉正月二日四更梅源橋行營)

孝威知之：接臘月初十日稟，知家中清吉，爾兄弟姊妹均好，甚然欣然。爾年已漸長，讀書最爲要事。所貴讀書者：爲能明白事理，學作聖賢，不在科名一路；如果是品端學優之君子，卽不得科第亦自尊貴，若徒然寫一筆時派字，作幾句工緻詩，摹擬篇時下八股騙一個秀才舉人進士翰林，究竟甚麼人物？爾父二十七歲以後，卽不赴會試；祇想讀書課子，以綿世澤，守此耕讀家風，作一箇好人，留些榜樣與後輩看而已。生爾等最遲，盼爾等最切，前因爾等不知好學，故嘗以科名款勸爾；其實爾等能向學作好人，我豈望爾等科名哉？來書言每日作文一篇，三六九日作文兩篇，雖見爾近來力學遠勝從前，然但想起小試做秀才，志趣尙非遠大；且爾向來體氣薄弱，自去春病後，形容憔悴，尙未復元，我與爾母每以爲憂，爾亦知之矣。讀書能令人心曠神怡，聰明頑固，蓋義理悅心之效也。若

徒然信口誦讀，而無得於心如和尚唸經一般，不但毫無意趣，且久坐傷血，久讀傷氣，於身體有損；徒然揣摩時尙腔調，而不求之於理，如戲子演戲一般，上台是忠臣孝子，下台仍一時漢！而且描摹刻畫，鈎心鬥角，徒耗心神，尤於身體有損。近來時事日壞，都由人才不佳，人才之少，由於專心做時下科名之學者多，留心本原之學者少；且人生精力有限，盡用之科名之學，到一旦大事當前，心神耗盡，膽氣薄弱，反不如鄉里粗才，尙能集事，尙有擔當。試看近時人才，有一從八股出身者否？八股愈做得入格，人才愈見庸了！此我閱歷有得之言，非好罵時下自命爲文人學士者也。讀書要循序漸進，熟讀深思，務在從容涵泳，以博其義理之趣；不可只做苟且草率工夫，所以養心者在此，所以養身者在此！府試，院試，如尙未過，即不必與試；我不望爾成箇世俗之名，只要爾讀書明理，將來做一箇好秀才，即是大幸！軍中事多，不及詳示，因爾信如此，故略言之。李貴不耐勞苦，來營徒多一累；其人不能學好，留之家中亦斷不可！我寫信與郭二叔，求他轉薦地方可也。家中大小事件，亦宜留意！家有長子曰家督，爾責非輕，長一歲年紀須增一歲志氣。須去盡童心爲要！

致阿霖 (二月三)

阿霖閱之：由意城南坡處所寄之械均到，但不快耳。自到梅源橋初九日一捷後，聞祁門有警，即分援之；而令四營羅近秋黃有功李世顏黃少春……等隨鮑軍追賊。正月廿六，又獲一大捷，江西九江饒州各屬，一律肅清，建德亦無賊——池州府屬——鮑軍之力爲多也。見接探報：徽甯大股；竄入婺源，又須親往剿辦，真是應接不暇耳！兵事一切，已

致詳二伯信中，可與少雲大姊同閱後寄去。自頃連戰數次，皆無損折；計自成軍至今，陣亡者不過數人，帶傷者不及百人，病故者亦少。將士之心。日益親附，爾聞於翔岡，多非確實之談。外人名畏我嚴，多謂我尙氣，殊不知我此不足辨耳。爾今年小試，原可必；只要讀書明理，講求作人，及經世有用之學；便是好兒子，不在科名也。和官竟吸洋煙上癮，我前數日始知，擬即逐令回家。克菴梅村諸公云：『縱其回家，恐一發難收，斷癮；不如姑留此間，交李幹青先生照料，看其能戒與否再說。』我姑聽之。爾小楷宜學帖，方有可觀；讀書總要涵泳從容，不可圖快潦草，切切！我在外於家事一切，全未念及，亦實無暇，爾可漸學料理！陸文安當家三年，所學大進；可知人情世故上有真學問真經濟在，只要人遇事留心耳。爾母體氣何如？諸姊弟好否；有便可詳及之！黎爾民，周慶生，不能學好；雖至戚，當敬而遠之！我體氣甚好，無須罣念！景鎮士民送萬民旗傘，遇便當以傘送祠堂，旗則留營備用也。明後日當率師赴黎剿賊；臨行草此，不能多及。

致孝威 (三月初六日)

孝威知之：入春以來，追剿池州之賊，擊徽甯竄江之賊，均獲勝仗；惟老湘各營，甲路之役，稍有挫折。然全師還鎮，殺賊四五千——亡傷不及百名，於大局無傷也。僞侍王李世賢，率大股由婺源陷樂平，繞由鄱陽故縣渡昌江而北；曾滌翁以我軍方擬下剿，景鎮未可空虛，調皖南鎮陳公——大富——率所部五千餘來鎮防守，二月廿日到鎮。我見其兵勇欠餉太久，——私給米百石銀一千兩並飭局籌錢千四百串銀六百兩米千餘石濟之——又冗雜無章，心竊憂之；然念其上年固守南陵四月之久，尙未潰敗，意其或能守此

要區，遂將景鎮防務，交其照辦。廿二日親督各營下剿，駐鮎魚山，進金魚橋。廿六，七，九，等日，均獲勝仗，廿九之戰，斃賊三千有餘，陣斬賊目多名，極爲痛快！不料陳鎮軍違我囑託，堅執「守近不守遠」之說，棄柳家灣要隘不顧，於地勢情形全不肯究，兵勇多雜處民間，不聽調度；賊知我軍下剿，景鎮空虛，遂於二十八九等有由磐丹移竄柳家灣，卅日午刻撲犯景鎮，陳公陳亡，景鎮遂失，所部 梟水逃潰者，有溺斃者，有降賊者，殊堪痛恨。景鎮距我軍六十餘里，賊到即破，無從救援：——景鎮既失米糧無從採辦——我以孤軍據於四面皆賊之地，相逼愈凶，不得已率全軍三月朔辰刻移駐樂平。幸廿九日大捷，將此路打通，沿途尙無阻礙。惟科門音信隔絕，不知滌帥得景鎮失守之信後，如何布置？又僞忠王一大股直竄臨江樟樹鎮及新淦縣；等處，意在渡章江以透潯郡，而江西各郡，蹂躪殆遍，省城亦殊岌岌！我北顧祁門，南顧章門；日夜愁思，期於兼顧。一軍七千餘，——陸章羅新募之勇已到且接仗矣——欲數十萬之賊，不敢謂力不足也。賊衆且悍，積年叛卒，多降附之，故其勢日益披猖；東南大局，實不堪設想，亦惟盡其心力所能到者爲之，成否固不計也！德興婺源之捷已奉三品京堂之恩旨，而部文迄今未到；吳彤雲內翰，爲我請得祖父兩世之誥軸，今交履祥贊回，可敬謹收藏，以答先澤。——軸內諱氏未填，可以泥金薰沐填寫——履祥老實勤快，尙是子弟中之好者；今令其歸，其口糧銀兩，均由東征局會兌，本分之外，給以甘兩。祿昭不肯歸，亦尙無大錯，聽之。和官無用，烟癮恐尙未脫，遣之歸以省我累。開爾母脚氣時發，恐難速愈；老年氣血衰耗，殊爲念之！爾與諸弟一心讀書學好，乃慰我意。外事不必問，軍中事冗，我亦不時寄家信，轉以無信爲平。



安耳。

致孝威 (三月二十日樂平營次)

孝威知之：前信發後，僞侍王李逆大股調攻祁門，賊黨十數萬，回攻樂平；此賊蓋憚我軍聲威，忌我之撓其後路，故以全力來犯。幸賴諸將士之力，初六，初十，十四，三大捷，逆賊喪膽，仍向徽州竄去。賊中大頭目僞京衛軍大佐將李逆尙揚，已經陣斬；——衛州清泉八咸豐二年從賊其位號僅下侍王一等——李逆世賢，聞亦帶傷而逃，所供之天德王——一金陵妖神長九寸許——并被奪獲。此賊自前年陷三河，去年陷金陵官營，陷徽州嚴州；志得意滿，賊黨多張國樑周天受……等叛卒，故兇鋒更張，不料竟爲我軍所破也。初十日勝仗，前營官羅鏡秋陣亡，十四日勝仗，史哨官聿舟陣亡，最爲傷心之事；此兩人者血性膽識，均能造成第一等將官，不料感我知遇，竟以死報也！現在濼帥移節休甯，婺源最爲緊要，我軍明日當拔營往婺源之，狗逆由英霍破黃州，胡咏翁駐節太湖，兵力太薄，兼患病甚篤，殊爲可危。江西吉安復陷，臨江瑞州岌岌，恐賊將直趨潯陽也。賊多且悍，辦賊之人太少，東南事勢，不堪設想！我帶兵在外，一切無所疑慮，只恐餉源日竭，不能行其志耳。咨稿鈔付一閱。

致孝威 (三月廿九日德興大營)

孝威知之：前一械，由驛轉遞撫署，託意城叔飭交，未知接到否？近剿僞侍王李世賢大股，六獲大捷，饒景，浮梁，樂平，婺源，一帶肅清；賴王梅邨，劉克菴，諸君子，及各營將士之力，得以化險爲平。現在追至德興，賊已遠遁，此股實已膽落；惟僞英王四眼